

王文進 著

南朝山水與
長城想像





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

作者◎王文進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王文進作。——初版。——

臺北市：里仁，2008.06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923-38-8（精裝）

1.南朝文學 2.邊塞詩 3.詩評

820.91035

97010936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王文進 著

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

校對人：許聖和·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0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02) 3393-7766

網站：<http://lenbook.webdiy.com.tw/>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八年六月三十日初版

本書編號：

000596

參考售價：軟皮精裝 600 元

ISBN 978-986-6923-38-8（精裝）

序：論想像

楊 牧

詩和其他所有創造一樣，自始至終，取決於作者的想像力。在最簡單的層次上觀察，所謂想像力，就是一種通過類比以發現隱喻的方法，就近加以定位，或渲染以增益之，或深鑿而發現更多的細節，因此與前後滋生的相關事類相接觸，產生消長互補的作用。換言之，想像除了能為你提供準確，慧點，有感染與說服力的隱喻之外，還是一種強持不懈，且具統御與組織功能，一種盱衡大局的神機。所以到了能者執翰之際，它目標超然而明確，萬無一失：

每當想像力賦未知之萬物
以形體，詩人的筆輒轉使它
獲致狀貌並為它風一般的空虛
指定專屬的居住，給它一個名字。

As imagination bodies forth
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 the poet's pen
Turns them to shapes and gives to airy nothing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惟有莎士比亞能夠如此生動而周延地為那抽象的經過找到具體，劃定程序，觸及心理思維與實際操觚之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並暗示問題其實並不存在；把虛無化真實，加以定位，回

歸到文字結構的根本，則不但文法與修辭粲然生動，而且指涉嚴謹，充滿創意，再無晦澀渙澀之虞。

所謂想像力，在這以前或也曾經被簡化為製作隱喻的技巧，統攝於詩人推演情節動作的過程；或者在這之後，到了波特萊爾筆下，遂變成一種力道，可以分解天地萬物，並屯聚其殘餘資料，加以整理，進而使用來創造新境界，發現新感覺。

我從前讀英詩，對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航向拜占庭〉印象特別深刻。此詩屬稿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無論如何，六十二歲的詩人到那一年為止，從來不曾遠行來到過東方世界的拜占庭（以後也未去過），但詩一開始就說他身處的地方「不成其為老者的國度」，原因不言可喻，但敷陳之餘，又忽然將一切訴諸想像：

而因此我就漂洋過海一路航行
來到神聖的都城拜占庭。

And therefore I have sailed the seas and come
To the holy city of Byzantium.

接著就深入拜占庭的古老文明，主觀詮釋其中奧義對他個人無窮的啟示，提升為某種永恆的嚮往，戛然而止。果然，前此兩年葉慈剛完成一本題為《心象》的異書，其中曾對拜占庭有過純屬想像的評估。宗教和美學融聚於日常生活起居，舉目所見到處都是金銀閃爍，沈穩堅實，磅礴而深邃的大建築，精緻持久的藝術品，這一切他都如數家珍：身穿綵衣的畫匠和瑪賽克鑲嵌工人，以及聖書經典的插圖師們日以繼夜，無私地對著眼

前各自不同的設計圖樣在構思，聚精會神，為藝術，也為民族精神寄託巍峨至高的境界而工作。葉慈推測那令人神往的時代就是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大帝敕命重建聖索非教堂與關閉柏拉圖學院之前的時代，當西元五三五年。「我想，假如我能有一個月時間到古代渡假，」他說：「我願意選擇去住在拜占庭，」就是那時代的拜占庭，人類有史以來最輝煌，精緻的時空交會點，一個最適合詩人居住的地方，宇宙間更無出其右者。這無疑就是葉慈，他的詩的想像。

西元五三五年。我於是就有了一個屬於我們的想像，也是詩的想像。西元五三五年當梁武帝大同元年。假如葉慈知道更遠的東方還有一個歷數代持續構築才完成的都城，金箔琉璃，秀桷藻井，甚至朝中君臣例多博學，出口成章，難道他不會考慮選擇江南粉飾的建康去渡假？誠然，永明以下，艷情綺語早經流為宮體，但其中細瑣旖旎處猶不乏精微工藝之上品，正是葉慈晚年所耿耿於懷，流香鑠金的美術，和文學。若是說這時代的建康都城已見腐敗靡爛的徵兆，拜占庭何獨不然？葉慈寫〈航向〉後又若干年更寫一詩，逕題曰〈拜占庭〉，那裡呈現出來的正是想像中的陰暗魅影，雜音侷異，一座血氣賁激的名都。所以說東方更遠這古城正足以印證他的想像，創造的原動力；這裡長久聽聞的是陸機，謝靈運，鮑照，謝朓，沈約，和庾信的傳承，如今撫觸得到的是愈發工整的徐陵一輩綺麗的「南朝」宮體，和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讀之便覺朔氣撲面的「星旗映疏勒，雲陣上祁連」以及「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之類似乎從不曾止息的一股落拓，肅殺的詩風。

我們推斷，庾信寫胡笳與羌笛是可以理解的，論者取其

〈哀江南〉賦與傳記互參，想像他「驚才蓋代，身墮殊方」，詩歌自然流露激楚悲涼的音調，四顧蒼茫，更增遒勁，所以詠懷詩於別淚恨心之外，必然呈現出塞北雲，關山雪，以及馬有風塵氣，人多關塞衣一類的意象，亦觸景生情之類，殆無可疑。然而以徐陵梁陳二代屢仕朝廷的身分，他層出不窮渲染北地行軍的五言詩又顯然別有根據，並不是平常人耳聞目睹的記錄。何況，假定徐陵處南朝都城，竟刻意取材塞外，其動機想必非同尋常，其方法，效用，與影響也必然有可以讓我們探究之處。要之，難道詩人創作之所指涉必非與他的親身歷練有關？味吉爾作史詩《厄尼亞本紀》，以他凱撒時代的體驗設定時空倒退回到湮遠的傳說世界，乃托由英雄亡父在冥府下預言厄尼亞斯之後將代代相傳，終於見證羅馬升起，其光榮與偉壯歷歷如在眼前，無非詩人之見證，絕頂崇高的修辭。誠然，可是又過了多少世紀，當一心以味吉爾為嚮導的但丁在他龐大的史詩中步履行過那完整，偉大的神學體系，由地獄而煉獄而不可逼視的天國樂園，沿途所見的人物和山川，虛實存滅無非想像，除了出現在終點的琵亞特麗切——但甚至曩昔人間早逝的琵亞特麗切也不是他認識的少女了，而是詩人鞭笞苦行，想像心靈創造的神似。

王文進教授從事中世紀文學研究多年，於南朝詩用力最深，年來持續以有關邊塞詩的理論，時空思維，類型，詩風交融，以及對後代的影響等各層面之專著行世，引起學界廣泛的討論，其思考精微，舉證縝密，結構完整，為識者所推崇，尤其其他能以現代的治學方法，劍及履及，證明所謂邊塞詩其實並不僅只是唐人吸收「河朔辭意」之專擅，其實早在劉宋以下那

許多深植宮商於江左的文人作品裡已經昭然若揭，則我們若是說唐集到處揮之不去的薊北，龍城，李廣，樓蘭之類其實乃襲自南朝詩也未嘗不可。此次文進以新稿一本示我，讓我看到他已漸次在學術中發展出一特別具有關涉及於時空結構和政治層次的主題，則山水與長城外更有餘事可以值得我們探索，令人動容。然則顏延之或謝玄暉以下的詩人身處杏花煙雨中，為甚麼屢次越界追逐塞外的風雲，試探這些題目？文進提到樂府古題無所不在的事實，我不免就想：或許自始至終，除了少數例外，這長遠，可觀的系列正是西方文學史所謂的「學業制作」，正如早年米爾頓以義大利文琢磨出來的十四行詩，學養術業的演練猶勝其餘；然後我又想到早年讀〈上林賦〉厭其侈麗宏衍至於煩瑣，及回頭再誦秦風〈駟驥〉，三章章四句，一出發，二射箭，三休息，何簡易朗爽之極致，其餘過程究竟必須訴諸想像，而司馬相如之作，豈不就是漢人在大時代的開端，運用無窮的想像，寫出他符合「現代」要求的大文章？

二〇〇八年二月 西雅圖

前 言

一

歷來南朝詩學的討論，大都以「山水」、「詠物」、「宮體」、「遊仙」為主要架構的場域，卻唯獨遺漏「邊塞」此一極為關鍵的體類。

其實就文學時空論的共識，此一現象也算是合乎文學討論的基本律則。一個遠離中原地帶瀰漫著杏花煙雨的江南金陵，實在沒有任何理由要和漠北瀚海、塞外風雲產生關連。但是文學創造的奧妙也在此：文學的來龍去脈本就不是任何規律可以強加拘絆和定格的。南朝詩歌史的真正實況竟然是：在現存的文獻資料中，赫然出現一百多首極為成熟的「邊塞詩」錯雜在齊梁的華麗詩風之中。關於這些「邊塞詩」的產生原因及其對歷代詩歌發展的意義與相關問題，筆者已在《南朝邊塞詩新論》一書中詳予討論，並且已獲得學界的認同與回應。但是隨著「邊塞詩」的重返南朝詩學場域所必然引起的相關新議題，卻才正是方興未艾，耐人尋味。

二

首先必須釐清的是：「邊塞詩」的重返南朝，對於南朝詩的研究而言，其實並不僅是量的增加，而更是質的改變。因為歷來文學史的論述，總是將南朝詩風歸類於綺麗柔美一格，至於遒勁剛健的詩風理應權屬北朝。於是據此推論，唐詩之所以

能蔚為大觀，係由於融合北方剛健與南方柔麗兩大脈系而來。而今，種種資料卻證明：不僅唐詩的「山水」、「田園」、「詠物」、「閨怨」皆源自南朝，就連一向視為剛健一格的「邊塞」，若也竟然成形於南朝，則所有文學史舉凡涉及唐詩一環時，可能必須重新改寫。而歷來諸家對於南朝詩歌綺麗的責難，也必須更加審慎。最具關鍵性的是：文學史上「南北文學交融論」的議題可能再也無法如此視為理所當然了。〈文學史中南北文學交流論的假性結構〉就是為此而寫。按理說，若以自劉師培以降，包括劉大杰、鄭振鐸、羅根澤、袁行霈、曹道衡以及日本漢學家小尾郊一諸位大師的學養而論，本不應對此問題毫無警覺，陳陳相因。但是為何此一誤解竟會延續百年而積非成是？筆者的初步探究是：(一)文學史家陷入「經驗主義」的執著。(二)近代中國通史中南北朝民族交融論的過度推演。(三)初唐史家南北朝文論長期的催眠與誤導。這三項原因中前二者是近百年中國整體學界的思想主要潮流，置身其間本就易於陷入泥沼，而初唐史家的議論對後人又以「江左宮商發越」、「河朔詞義貞剛」的二分法不斷進行長期催眠，以致智者千慮，遂有一迷。筆者長期持續關切此一議題，耗費不少筆墨，若能因此而讓百年文學史中此一階段的真實面貌得以重現，應該也可稍稍解釋筆者自身的泥滯與執迷。

三

南朝「邊塞詩」的議論一但滲入唐代文學史的結構，是屬於縱向的歷時性問題，而「邊塞詩」如何與「詠物詩」、「宮體詩」、「山水詩」相互界定內涵、甚至交錯引發議論，則是

橫向的共時性問題。關於「邊塞詩」與「閨怨詩」、「宮體詩」纏繞於貴遊文學中的錯綜關係，《南朝邊塞詩新論》中已略加著墨，而「山水詩」和「邊塞詩」相互並置時所新產生的交錯結構層，則是筆者在「六朝學」中擬欲開拓的領域。

東晉渡江金陵，立都江南以來，一般士人在面對此一歷史鉅大的變遷，大都會呈現兩種基本的「時空思維」。一種是執念於回師中原，雖然面對江南佳景，卻時時不忘神州故國，一如「新亭對泣」的故事。另外一種則是驚嘆於吳會江山，釋懷於當前佳色，如《世說新語·言語篇》所云：「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根據筆者先前《南朝邊塞詩新論》的論述體系，「邊塞詩」持續出現在南朝詩歌之中，其社會與文化因素就是源於南朝士人對中原歷史的懸念，於是通過對漢代伐胡征戰的詠嘆，藉以抒發其對世運的慨歎。所以「邊塞詩」是南朝士人對漢代盛世的歷史圖騰。「邊塞詩」若一但在南朝社會文化思維中找到這樣的定位，那麼「山水詩」在此世運網脈之中，是否應該也有其相對應的座標？筆者所提示的嶄新論述是：南朝士人對江南山水「應接不暇」的驚嘆，就是「山水詩」在南朝世運連遭中的曲折心證。換句話說：過江諸人並非全數籠罩在歷史的巨影之中，完全成為漠北記憶的俘虜。更多的詩人在接觸到江南的土地之後，也能夠逐漸沉戀在眼前的山水之中。「山水詩」的出現，如果以歷史世運的高度加以透視，其實在某一岩層上，代表著南朝詩人擺脫歷史牽絆，縱身擁抱江南新故鄉家園的具體象徵。透過對「真山實水」的描繪，南朝詩人的心靈乃在此找到新的寄託與實踐。

為了印證「山水詩」有著詩人與其足之所履、心之所寄的嶄新關係，遂有〈謝靈運詩中「遊覽」與「行旅」之區分〉及〈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之區分〉兩篇輔翼之作。「山水」在南朝詩人心中，是宇宙天地的代名詞。但是「山水詩」在《昭明文選》的分類中卻尚未具體成類，更應該注意的是：昭明太子以「行旅」和「遊覽」收錄了許多歷來被討論吟詠的山水佳作，卻無意中碰觸到「山水詩」另外一層的意義。原來「山水詩」居然是南朝詩人在士宦朝野及山居隱逸輪替生涯之中，透過「遊覽」和「行旅」的具體行動，一一踐履斯土斯境的足跡心印。在令人應接不暇的崇山峻嶺、清潭激流之前，終於擱置懸而難解的歷史糾結，率性而體切地的融入江南新拓的山水文化體系之中。「山水」是靜態的對象，南朝詩人必須有具體的「行動」才能貼近山水。「行旅」與「遊覽」則是南朝詩人貼近山水最有力的方式。至於南朝詩人為何有如此得天獨厚的機遇，得以遍歷江南斯山斯水？〈州府雙軌制對南朝文學的影響〉其實就是嘗試想要由另外一種角度探索「山水詩」大盛於南朝的原因。南朝的地方官制最大的特色在於州刺史權力的擴充。州刺史除了在州官系統之外，都兼領將軍府。是以其僚佐不但有州僚佐的「別駕」、「治中」、「主簿」之外，還有將軍府的「長史」、「司馬」、「參軍」等龐大的員額。最重要的是府僚佐的從員係隨府主調遷而行遍江南諸鎮。這是南朝詩人得以在仕宦生涯中足履各處山水名跡的原因。有關魏晉南北朝制度的問題，早有史學大師嚴耕望先生的煌煌鉅著在前，筆者只是移花接木地將此成果融入文學社會學的運作之中，未敢居美。是篇之作的寫作年代反而是較早的，

一九九〇年發表於古典文學會議，係改寫自筆者博士論文《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中的一個章節。現在看來，雖然略覺生澀，但是未料到卻是觸發爾後靈感，並成為建構筆者南朝詩歌體系中的基石之一。

四

既然藉由「邊塞詩」碰觸到南朝詩人如何糾結在天漢聲威與中原歷史記憶的議題，理所當然地也會關注到北朝士人如何看待南方政權文化的論辯。〈北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兩種態度〉其實是前階段研究的必然發展。《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向來被學者相提並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云：「其文濃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但是這些關注大都只及於文辭章句的品鑑賞愛。而今將其置於筆者長期思考的南北朝文化探究的網脈中，赫然可以發現在兩者的對襯映照之下，果真呈現出嶄新的意涵。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居然微妙地成為強烈捍衛中原正統文化的激情主義者；《水經注》的酈道元反而在從容不迫的山水敘述中，一方面對北朝自身展現出堅定的自信，一方面卻又對南朝政權與文化流露出嚮往與寬容。能夠將北朝兩大鉅著置於長期構築的思考網脈中詳加品讀，的確有著柳暗花明的愉悅。尤其憶及二十幾年前在台大跟隨林文月老師研治楊銜之此書時的情景，別有時光倒流的迷濛之感。最快意的是，當時一起在課堂中慷慨陳詞妙語如珠的同窗好友們，現在大都已在各著名大學任教，而《洛陽伽藍記》一書的學脈也就在那間文學院東側的「午後書坊」傳播出去。

〈三分歸晉前後的文化宣言——從左思《三都賦》談南北文化之爭〉，則是筆者近年在東華大學開設「三國學」課程的投石問路之作。歷來言及左思此賦者，大都震懾於其「洛陽紙貴」的熱鬧傳說，倒是忽略了是篇無意中流露出過度自滿的北方意識，其貶抑江南政權文化的口吻，果然強烈地感染了北魏時期的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中指斥南朝「蛙黷共穴、人馬同群」、「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的語彙措辭，幾乎全然襲自《三都賦》。本文力求避免以己意強諸古人，造成學術出軌，無意對左思有任何褒貶，只客觀就文獻的層面指出，《三都賦》極可能無意中踩到南北文化爭執的地雷，也無意中成了南北文化爭執的典範文獻。

〈魏晉時期巴蜀文化確立的三部曲〉除了承續對《三都賦》的討論外，擬進一步探究，《三國志》與《華陽國志》二書對南朝士人故國家園的歷史敘述。陳壽係由蜀入仕方欲統一的西晉，而常璩則由蜀入仕再度分裂的東晉，前者由北方南望故國，後者反而由南方北顧家園，二人分別在不同的歷史座標中，力圖保存發揚巴蜀天府光輝。《三國志》歷來頗受誤解，論者動輒責其尊魏而抑蜀。其實蜀漢百年歷史若非陳壽史筆，今恐煙飛矣！常璩氣魄更大，非但將巴蜀之史上溯商周遠古，其評論巴蜀之開拓原委，更能恢宏大度，不自陷於西南一隅，欣然接納北方中原之助力，進而融鑄出博厚雍容之巴蜀天府文化，令人浩歎！在當時南北兩朝「胡虜」、「島夷」互誣亂世之際，何西南乃出此大哲焉！

縱使討論「陶謝」的著作幾乎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加以形容，但是身為六朝文學工作者似乎無法繞此聖殿而不入。何況本書既有「南朝山水」之名，豈能越陶謝而妄議山水？因此〈陶謝並稱對其文學範型流傳之影響〉之寫就，原本是有些「形勢逼人」的不得不爾。沒想到一著筆之後，卻如著魔般不可自休。遂又有〈論李白詩中「謝靈運」、「謝朓」與「陶淵明」的排列次序〉一文，原因是將陶謝並稱的問題放在中國文學史的並稱傳統加以考察，儼然又有漁人緣溪忘路之遠近的奇遇。

中國文學史向來有一種以詩人對舉並稱的傳統。如「陶謝」、「李杜」、「韓柳」、「元白」、「蘇辛」、「柳周」等。這些對舉的形成背後各有其不同的原因。有因風格才氣相埒者如李杜，有因風格相容而呼應者如蘇辛，又有因風格迥異而對比者如柳周。最重要的是，這些詩人因為並稱而在文學史上流傳之後，也漸漸失去其原來各自存在的面貌，造成後代閱讀者在美學接受時的干擾與錯覺。而其中情況最複雜的莫過於「陶謝」。

「陶謝」並稱之後，其實謝靈運反而逐次淪為陪襯的受害者。因為「並稱」之後，在流傳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許多對比性的議題，於是陶淵明成了斷然拂衣的高士，而謝靈運則游移於朝廷；陶潛忠於司馬晉而謝客成為劉宋新貴；陶詩自然渾厚而謝詩繩削精工。凡美事皆全數歸陶，謝靈運反而成了巨人的背影。這是中國詩人並稱在美學接受史上易於出現的重大干擾與錯覺，也是「陶謝詩」學一定要重新整理清除的「文學史包袱」。

所以會對「陶謝」如此癡迷，其實也不完全是出於對六朝文學責任感。深究之：真正的動力反而是來自於「杜甫」的渲染。三十幾年前讀大學時，汪中老師遠自台北師大到淡江授課。老師左手斜握黑檀煙斗，右手輕搖江兆申親繪竹扇，在淡江有名的「宮燈教室」講桌旁倚窗翩然巍然，以其鏗鏘有力的安徽口音，啟我輩以「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是乃杜公〈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之名句爾！斯時也，夫子華儀我稚幼，而淡水江山正清徹宜人。斯句斯景是以終身迴盪，終而縈懷成謎。究竟「陶謝」因何並稱，並稱之後誰復是誰？當年年少詩懷逐漸沉澱成學術漩渦，而今豁然開解。果若時光真能倒流，真想以此文呈繳老師，做為詩選課的學期報告。

六

楊牧先生的大序〈論想像〉以其巨斧運風的凝肅，悄悄將南朝建康城與東羅馬帝國的拜占庭鐵鎖相連。果真「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烽煙接素秋」的杜工部手筆耶！有了楊牧先生的墨寶，此書將來想必更能經得起時間的磨洗。請君試看：唐人諸作，若得李杜為之書序者，即或因年歲久遠而散佚，今人豈可不為其鉤沉輯佚乎？論文的推演本就堅硬難讀，猶若苦澀的咖啡，〈論想像〉一文正是那如雪花般迴舞的奶油。苦澀的咖啡遂乃有了誘人濃烈的香味。

七

每一本書付梓之際，作者似乎都有機會可以藉題辭獻給心

中敬愛的人，那麼這本書，筆者要獻給仙逝已久的葉慶炳老師。老師不但是筆者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並在老師的推薦下，得以蒙獲名重海內外的林文月老師指導博士論文。老師不僅是台大眾人仰望的良師，更是中文學界的典範。最近偶或回台大口考論文時，在長廊上最易想起老師當年那盞到夜深時仍能熊熊炙熱的研究室燈火，那真是永不熄歇的學術明燈。吾輩諸友長期以來，大都能恪守教學研究的崗位，未敢鬆懈，應該是得自老師的儀教。

八

最後當然要感謝里仁書局徐秀榮社長。筆者與秀榮兄三十年交誼，相互期許砥礪，兩次出書，均蒙其熱心催稿施壓，方得以畢其功於一役。編輯曾美華主任巧思慧心，主持排版美工，使此書能開卷悅目。國科會的獎勵補助，則是本書重要的推動力。更要感謝研究助理：林郁迢、許聖和、蔡衍庭、林盈翔諸位賢弟。除了一起在花東縱谷遨遊書海，證性養情之外，更協助文稿校訂，與搜索註解的繁瑣工作，使本書能提早完成。是為前言。

歲次戊子 穀雨於花蓮東華大學